

李胜志诗选(三)

□ 光山县 李胜志

(接上期本版)

我不知道我住在哪里

指头数了一遍又一遍
也没数出子丑寅卯
从初一到初九
所有的年都叫我拜了

YY 一场,一年又一年
每家三百块钱的礼物
不多也不少。空手上门
不好意思

我开始等待,顾盼那些 YY
也来我家串门儿。二十年
过去了
等来了一声叹息
太远了,我们都不知道你
住在哪儿

身着花衣服的蚊子

面对身着花衣服的蚊子
作为男人,不得不肃然起敬
跟我跟了这么多年

工作调动三次,住房换了
三次
这只花蚊子一直没换
在冬天里躲了三个月
春夏之交,扫兴而归
瘦得像一只猴子

夜深人静,它开始找我聊天
有时还会狠狠地亲我一口
天亮之后,看到路上的花
女人
我也想狠狠地咬她一口

个人史

李胜志,人们都这样叫我
就像叫外卖,叫了半天
也没有人答应

我在远方
你在附近,万里之遥
有没有通感

我不是女人,也不是男人
更不是不男不女的人
我是人或者不是人
真的需要弄个水落石出吗

一只脚不知去向

醒来,我看见一床被子
裹着我的细腰
两只赤脚,一只露在外面
另一只不知去向

睡前不是这样的
骑在被子上,很不道德
心里还在想一个人
想着想着,她就来了

看了看手机,下午三点
恰是夏令时的上班时间
下床的程序忽然乱了

静夜无思

天一黑,我就怕
怕找不到火柴
怕灯盏里没有油

习惯了光明
遇到天黑,就不知所措
其实没有黑暗
也就没有光明,黑白交替
没有人可以绕行

诞生于光明
成长于黑暗,一把心火
不得不点燃自己

晚安

日子啊,你等等我
过一天就会少一天
时间啊,你等等我
过一秒就会少一秒

路上
我在一步一步地变老
年龄
就像暗长的藤蔓
一圈
又一圈
缠得我透不过气来

好在心态依旧
想当少先队长的念头
一直没有放下
见到美女
想法还是有的

包容一切
多活一天
少一分抱怨
多活一秒
少一分计较

忘记烦恼
乐观生活
在别人的世界里
活成自己的欢天喜地

白米的自白

稻壳里
我躲过了风吹和雨打
慢慢长大
与母体的分离
让我痛不欲生

见到外面的世界
我还是有些羞涩
赤身裸体来到世上
无依无靠
惊慌失措在所难免
钻进蛇皮口袋
大气都不敢出一声

乘船坐车
走南闯北
我被人卖了一道又一道
每一次转手
都是一次苦难

我不是我
我是别人口中的味道
嚼来嚼去
也没嚼出我的想法

什么也不说了
不远处的炊烟正在升起
我知道锅里的水已经烧开
那些无米下锅的人
比我更加绝望

谢谢公鸡

从退休开始
我还有
两万五千里的路程
翻山越岭
历险过滩
这些都不是事儿
回归家庭

与那个形影不离的人
继续缠斗
一起回忆,
我们走过的路
吃过的苦
吹过的风
淋过的雨
踏过的雪
然后放下锅碗瓢盆
趁她生日来临之际
找一家不太豪华的酒店
用小米酒把她灌醉
让自己在她迷离的眼神里
再年轻一回
她和我摸爬滚打
说来说去
只有一个愿望
就是像甩包袱一样
把我甩到千里之外
她说她早就不想看见我了
无奈
我像狗皮膏药
贴在她身上长达三十多年
这张膏药早该撕下来了
——撕下来喂狗
我先是莫名其妙
尔后大惊失色
好在我还处在清醒状态
给她发了个六十元的红包
祝她六十大寿
生日快乐
手搭肩膀
我要扶她回家
回到那个吵了大半生
还可以重新出发的地方
我想和她好好谈谈
只要放下
这一个愿望
我愿兑现她无数个愿望
新的长征还没开始
岂能曲终人散
裹足不前
刚到门前
她就忘了自己的愿望
低头收了红包
还回了一条信息
——谢谢公鸡

过好每一天

人生无常
幸福和灾难
谁先到来
风不知道
雨不知道
他不知道
你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十八岁那年
我羡慕二十八岁的人
到了二十八岁
又羡慕三十八岁的人
就这样
我在羡慕里慢慢老去
心态却越来越年轻
见到年龄大的人
总是肃然起敬
五体投地
垂涎三尺
你可能看不起六十岁
你未必能活到六十岁
没有最好的年龄
只有最好的心态
与岁月抗争
与时间抗争
注定没有胜算
用自己喜欢的方式
过好每一天
活到三百六十五万岁
你也不显老

训子

你爷爷的谎言被我戳穿
这是你爷爷的错
不是我的错
作为孙子
对我不能有恨
要恨就恨你爷爷
恨你爷爷太虚荣
太好面子
太不把事实当回事儿
是个不折不扣的大骗子
骗子犯了错误
惩罚我没有道理
其实我俩挺好的
没有血缘关系
却有共同爱好
这样一想
我才像你的爷爷
我是那个
指出皇帝身上
没有衣服的孩子
作为孙子
你要明白事理
做一个知书达理的好人
慢慢长大
早点懂事
自立自强
不同流合污
不被那个说谎的人拉下水
站在历史正确一边
用公平正义支撑人生
用宽广的胸怀接纳一切

(未完待续)